

明年政策主基调或类似2003年

徐斌

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目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因为此次会议要作为明年经济政策定基调。近期有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专家对外放风:明年的宏观政策应该采取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双稳”的方针。11月初的《瞭望》周刊撰文称,可能于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如果结合国务院2009年四季度宏观调控重点,就明白以上说法并非毫无依据。

10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四季度宏观调控重点是:“今年后几个月,要把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全面落实和不断完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更好地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明年发展奠定良好基础。”2010

年的经济政策,应该就是四季度宏观调控政策的延续。

仔细观察目前的“调结构、防通胀”政策基调,会发现这和2003年的政策基调,颇多相似之处。2003年5月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主要情况和政策建议》,明确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情况有所加剧”,“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行业过度投资中有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已引起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偏快”;并指出“这些问题总体上看还是局部的、苗头性的,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止酿成全局性的问题”。文件提出了优化投资结构、制止盲目重复建设的措施,要求有效调控银行贷款和土地供应,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加强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的规划指导和调控。目前的“调结构”调整什么?“有保有压”,保什么?压什么?这几乎就是2003年宏观调控措施的回归。至于防通胀,所谓“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实就是向稳健的货币政策逐

步过渡。但积极财政还没有转变为稳健财政政策,这一点又和2003年完全一致。

2010年的经济政策基调和2003年类似,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周期的必然表现。2003年中国经济也是刚刚从通缩周期里走出来,经济繁荣初现端倪,商业信心开始初步恢复,大家兴奋劲头开始上来了,尤其是国企,大干快上的势头已经出现了,这时中央不可能不对经济政策稍作调整,但不能调整太多。因为当时中央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这是目前与2003年最大的不同之处),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仍然存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因素,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较快速度退出,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回落。从这一现实出发,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宏观环境——这和现在的情形如出一辙。2009年中国经济出现V型反转,但大家都明白,这回暖很大程度上还是积极财政大搞基建工程刺激出来的,目前经济还处于通缩阶段,全球经济也还没

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积极财政稍有泄气,刚刚复苏的经济可能又蔫了。所以中央现在仍然坚持积极财政和适度宽松的政策不变。

经济周期都有复苏、繁荣、高潮、滞胀、衰退、萧条若干个阶段。2003年中国经济因为加入WTO而进入新一轮库存周期阶段,经济逐步复苏的同时,隐患初显,决策者因此开始勒紧缰绳,但没有紧缩。2009年中国经济出乎意料的强劲反弹,也让决策者看到未来可能的过热风险,但对繁荣的到来也是不敢确定,目前也是和2003年一样,稍稍勒紧缰绳,不敢做剧烈紧缩动作,防止经济可能再次下滑。

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但总是押韵,就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都是根据现有态势作出判断,而经济总是有一定周期的,因此不同时间内的中央经济政策也会表现为一定的周期性。中国经济走势和2003年颇多相似之处,就决定了2010年的经济政策基调可能和2003年押韵。

(作者为安邦咨询研究员)

经济时评

资源价改应以民生为重

姜山

日前,随着天然气供求矛盾日益严重,天然气提价问题也浮出水面,气价提价已如箭在弦。其实,近期“涨价”一词屡屡见诸媒体。在经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之后,一度被搁置的基础能源价格调整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从7、8月份不少城市酝酿水价调整,到近期的工业用电价格平均上调0.028元,更不用说成品油涨价了。

在2007年的经济高成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大,基础能源价格调整因此而小心翼翼,而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人们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相关调整又不得不再度搁置。而在经济重新走入上升轨道,通货膨胀现实压力并不十分明显的现在,进行价格调整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适当的时点,于是借助于保护资源、缓解供需压力等借口,基础能源价格的上涨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我们能理解调整基础能源价格的必要性,但借助于气荒这种借口进行价格调整未免显得过于荒唐。因为这次气荒的形成并不是由价格不合理导致的,而是由于恶劣的天气因素所引发的短期供给不足,这种状况是需要时间加以解决,而绝非是上调价格就可以达到目的。当然,有人会认为价格偏低是导致供给方不愿意增加气源的重要因素,但试问如果供给方真的可以以供给为要挟手段,那么什么样的价格会是合理的呢,现在的调价方案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么?如果达不到其攫取高额利润这一目的的话,即便气价向上调整,未来的气荒依旧会

出现,而一旦这一次的要挟获得成功,今后人们恐怕看到的只会是更多的气荒和更快的价格上涨速度。

理顺基础能源价格体制是保护资源的应有之义,这一点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也赞同建立反映真实供需关系的能源定价机制。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太多的资源型企业以保护环境的借口,不注意自身的成本控制,反倒以成本倒逼为原因要求提价,比如前期的外资水企就是如此,而借助于公共灾难性事件进行政策的倒逼,则是一种新的提价要挟手段,如此的提价,最终的结果并不会形成对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只会成为有关资源垄断型企业分享蛋糕的一种途径。

遗憾的是,在理顺基础能源价格的幌子之下,未来一段时间,基础能源价格的上涨已经是大势所趋,尽管上周调整的只是工业用电价格,但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表示居民电价的调整将会接踵而来,而一度被耽搁的水价调整也在紧锣密鼓的大范围铺开,加上气价的调整,普通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自明年开始将出现大幅度增长恐怕将会是城市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无力阻止这种现象,惟愿在这种现象大面积铺开的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到普通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所面临的消费支出占比急剧增加的情况,相应采取一些扶持措施,使这种密集调价所形成的副作用减至最低限度,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基础能源价格体系的调整顺利进行。(作者单位:东航金融)

应将平衡增长作为追求目标

陆志明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去年的会议将“保增长”列为首要重任,那么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关注的焦点无疑是如何进一步保住扩大胜利果实,同时抑制前期信贷过快增长等经济政策的负效应,促使经济社会回归健康、稳健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要想建立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是维系平衡的增长。哲学中所谓的平衡是指事物各方面发展的均衡性,避免局部过快或者过慢变化带来对整体的不利影响。而经济社会增长的平衡性则关注各个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的公平合理程度,防止部分阶层或个体游离于经济增长之外,无法从中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社会的整体良性增长。

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

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去年的会议将“保增长”列为首要重任,那么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关注的焦点无疑是如何进一步保住扩大胜利果实,同时抑制前期信贷过快增长等经济政策的负效应,促使经济社会回归健康、稳健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要想建立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是维系平衡的增长。哲学中所谓的平衡是指事物各方面发展的均衡性,避免局部过快或者过慢变化带来对整体的不利影响。而经济社会增长的平衡性则关注各个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的公平合理程度,防止部分阶层或个体游离于经济增长之外,无法从中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社会的整体良性增长。

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

年中国第4季度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0%,全年GDP增速将达到8.5%左右,房地产行业是与国民经济高度关联的产业,占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资。然而高高在上的房价,以及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令众多原本属于中高收入阶层的白领节衣缩食,不敢消费,扩大内需成了空话。事实上,即便是房地产行业拉动GDP达6.6%,涉及相关行业60余个,那也不过是宏观经济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果仅因为这一小部分行业牺牲全社会,那对于整个经济平衡增长是极为不利的。

人均收入提升至1000美元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解决利益集团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时期。原本赖以生存的低价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而资金技术等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差距,因此鼓励个人与企业创新,在实体经济上积极向发达国家靠拢

是发展的主要方向。金融投资从本质上应服从这一趋势,而不应凌驾于实业投资之上。

此外,抑制逐渐形成的利益集团对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负面效应,提升居民对经济增长的幸福感受度也是平衡经济社会增长的重要方向。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内利益集团冲突导致政局不稳,从而未能实现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前车之鉴,不得不防。加强医疗、养老与失业保障体制,平抑高房价,提升居民对发展的幸福感受和满意度,对经济社会的平衡增长最为有利,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所必经的路径。

(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

地产商“控股”富豪榜 实非吉兆

马添明

据媒体报道,11月5日,《福布斯》发布2009年中国富豪榜单上,中国有154位个人和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富豪榜上,地产行业富豪占比高达38.5%。

38.5%的比例,足以让地产商在“富豪集团”中达到“控股”地位了,社会财富如此高度密集地聚拢于地产业,再说房地产没有暴利,连小孩子都哄不走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哪些产业上,是解读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依据之一。地产商占富豪榜比例最高,虽说不表明这一行业所占的社会财富最多,但是这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定程度上却代表着社会财富转移机制的某些价值取向。地产商纷纷暴富源于地产业的暴利程度高;地产业暴利程度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效应——土地供不应求,因而不断推升着以土地为核心成本的商品价格——房价暴利建立于土地暴利基础之上;而地产商暴富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源稀缺背景下的利用资源坐地生财——谁利用了这种资源,谁不想发财都不行。换句话说,国家把土地出让给谁,决定着谁将先暴富起来。地产业暴利当然也离不开资本效应,然而资本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获得暴利性回报;

而当资本在某个领域中达到近乎无风险性暴利经营时,就无法否认这种领域中的垄断性质。而不管政策执行导向,还是监管不作为所产生与保护的大量囤地现象,更加剧着土地的垄断。

垄断产生暴利,暴利导致住房难,所以出现了一边是社会财富向地产业高度集中,一边是很多老百姓穷尽一生、甚至几代人积蓄来为土地暴利与地产商暴利“奉献”的社会生态。

如果说,属于国家的土地资源,国家受益更多,那么即使百姓为暴利买单,那么暴利收益还属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概念上;可是土地与地产暴利收益更多地或被揣进商人腰包,或进入地方预算外账而由官员相对随意地支配,这就导致了社会财富转移过程中的极大不公。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前提应该是鼓励创造能力致富;然而主要应以占有土地资源获取暴利扎堆于富豪榜的地产商阶层,其社会贡献值中的“创造”成分显然远小于政策受益,而更多的则是政策导向之下的变相掠夺。不论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考虑,还是于社会公平与和谐所计,这种社会与经济生态都不应长久下去。

福利征税需配合个税起征点调整

魏文彪

财政部日前下发《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明确企业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

这一政策将会导致部分职工多缴个人所得税,因为福利费与工资收入合并后纳税额度会提高,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缴纳的个税提高。当前垄断企业普遍存在职工尤其是高管享受高福利现象,将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计税,能够一定程度上缩小垄断企业职工收入与社会一般收入之间的差距。但是企业当中也有许多职工福利不是很高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当中,实际上会起到降低这部分收入原本不是很高职工收入的作用。与此同时,那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高收入人群却一直难以受到个税征管制度的强力约束,高收入人群通过各种方式逃缴与少缴个税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形下,企业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计税,显然只会起到与调节社会收入水平相反的效用,不但不会反而事实上会一定程度地拉大原有的社会贫富差距。

另外,此次财政部下发的有关企业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的规定,针对的只是企业职工,但是当前发放职工福利费的并不只有企业,国家机关同样向职工发放各种福利费用,而且部分国家

机关向职工发放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数额还相当可观,如有些地方进行公车改革后相关级别官员的车贴数额甚至超过不少行业职工的月收入。在这种背景下,仅仅将企业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当中,而国家机关职工福利费发放却不受同样的约束,不但不能调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还容易给人以有失公平、公正之感,显然不利于建设公平、公正与和谐社会。

所以,有关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规定要能制订得更为合理,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规定要能得到更多人们的认同,需要在加强对于单位职工即工薪阶层个税征收的同时,大力强化对于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监管力度,同时还应将国家机关纳入到有关职工福利费计入职工工资总额规定当中,如此才能既发挥税收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杠杆作用,并使公平、公正与社会和谐得到促进。

除此之外,还应考虑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因为唯有个税起征点进一步提高,才能既使高收入人群包括福利费在内收入水平受到抑制,同时又能使中低收入职工在福利费纳入工资总额后所缴个税不会提高,这样有关职工福利费纳入职工工资总额规定的出台,才能避免使中低收入职工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并更具针对性地发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效用,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实现。



唐志顺/图

财经漫画

利空突袭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 pp11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